

四川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丛刊之一

孫
叔
翬
考
古

杜仲凌著

巴蜀書社

120·222·242

社

四川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丛刊

读



著

巴蜀书社

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
成都

1124483

特约编辑：刘彦邦

责任编辑：邓 南

读 杜 岐 古 杜仲陵 著

巴蜀书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3.625插页2字数63千

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700 册

书号：2329·6

定价：0.75 元

叙

这本书是对杜甫诗歌的语言研究的一种试验性的探讨。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，有丰富的文学遗产，研究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作家的语言艺术，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工作者来说，既可供借鉴，又可提高对语言历史发展的认识。因此，象屈原、陶渊明及杜甫诸人，应首先列入这个探讨范围。我认为：着重研究这些作者的时代语言的特征，这在中国文学语言史上有其特定的意义。譬如近代对《红楼梦》的语言，从各方面去进行研究者颇不乏人，难道较早一些的作家，就不值得研究？除了作者语言的时代特征，还有作者语言的个人特征。这中间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，也常常形成作者独具的艺术手法。这是作家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，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工作。由于我学问的浅薄和见识的狭陋，所以把书名为《读杜卮言》，以期从这本书作一种开端式的寻求，引起海内外专家对杜诗语言的研究，或者更进一步作屈原、陶渊明诸大家的研究。本书的《杜诗与

唐代口语》、《唐诗词汇证杜》两章，是企图阐明杜诗的时代特征的；《杜诗的词汇》、《杜诗的双声迭韵与迭字》、《杜诗的用典使事》、《杜诗的修辞手法》诸章，是企图阐明杜诗的个性特点的；还有《李白杜甫两家诗歌的语言风格的比较》一章，也是想从对比中显示杜诗语言的特点。全书重在分析杜诗的词语，这是想说得具体一些，免蹈前代诗话有些难于捉摸的说法。究竟这样写来合不合式，那就要请教广大的读者了。本书曾用作四川大学中文系“杜诗语言研究”课的讲稿，个别篇章曾在《中国语文》、《语文园地》上发表。这次经过整理，作了一些增改。

1984年5月

DC54/26

目 录

第一章	杜诗与唐代口语	(1)
第二章	唐诗词汇证杜	(26)
第三章	杜诗的词汇	(41)
第四章	杜诗的双声迭韵与迭字	(58)
第五章	杜诗的用典使事	(72)
第六章	杜诗的修辞手法	(83)
第七章	李白杜甫两家诗歌的语言风格比较	(95)
附:	谈谈《琴台》	(106)

第一章 杜诗与唐代口语

杜甫诗歌无疑地是中国古典诗歌里的瑰宝。杜诗的语言应该是被重视而认真加以探究的。前人有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历者，这无异说杜甫剽袭雷同，未去陈言，是欲扬反抑，是与杜诗用语的实际大不相同的。假如分析研究一下杜甫全部留传下来的诗，可见其词语基本上符合唐代口语。就在他采用的前代书面语言上，有些确是在当时人们口头上活着的，是经常使用的。有些词语，虽见于旧日典籍，但杜甫用来，是赋以新义的，这和当时另一些诗文是可以互相印证的。有些词法句法是合于唐代新起的语法特点的，和周秦两汉的语法结构就显然不同。有些字是后起的字，不是前代经典里所见过的字。这和刘禹锡因六经里无“糕”字，就不敢用“糕”字入诗，是大不相同的。有些是当时谚语成语，杜甫却大胆地运用在自己的诗里。连用韵也不取应试的《唐韵》的分部为准，而是以当时口语里的读法和音韵为据的。这在杜诗的一些篇章里可以得到确切的明证。杜诗是善于

学乐府诗的，多自立新题，而不失乐府诗的神理。乐府诗本是采自民间的，语言通俗而别有韵味。杜甫的新乐府也用质朴而生动的语言，表现了民间的疾苦和淳真的情意。如“忆在潼关诗兴多”的三吏三别是如此，即《前出塞》、《后出塞》等连章诗亦复如此。至于七言歌行方面，早期的如《醉时歌》，何等酣畅淋漓！晚期的如《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》，又何等活泼尖新！这便体现了说这番话的神情与韵味，是相当接近口语的。杜甫的绝句可说是别具一格。如“沙头宿鹭联拳静，船尾跳鱼拨刺鸣”（《漫成》），这类诗运用口语词汇多生动。又如“闻道杀人汉水上，妇女多在官军中”（《三绝句》），这类诗用浅近的话述现实的事也很深切。这都是杜诗语言成功之处。自然，杜诗是讲究音韵和谐、对偶工整的。但象“雁儿争水马，燕子逐樯鸟”（《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》），这样新鲜活泼的句子，却不失其为对偶工整的排律中的佳句。又如“一去紫台连朔漠，独留青冢向黄昏”（《咏怀古迹·王昭君》），也是流丽谐畅的七律名句。杜诗的自然秀丽的句法类多如此。下面再分为六项，论述杜诗与唐时口语的关系。

一、从几个被误解的词语说起

杜诗有取之当时口语的词，后人却不体会其意义，

从经传中找那些字面相同的话去附会解释，这样来说明杜诗无一字无来历，就未免荒唐可笑了。如：

客裏何迁次，江邊正寂寥。（《王司馬弟出郭相訪》）

客居愧迁次，春色漸多添。（《入宅》）

旧注解“迁次”为迁居次舍，引《左传·哀公十五年》：“废日共积，一日迁次”为说。用迁居次舍来解释《左传》的迁次是恰当的，用来解释杜诗就可笑了。这两首诗里用的迁次，都是草率仓皇的意思。是双声连绵字，不能分开讲。并与“取次”、“造次”是相通的，都是清纽的字。双声连绵字是可以互通的。如郑玄释造次为仓卒。王念孙谓造次与仓卒为语之转。（见《广雅疏证·释诂二》）取次、迁次却是晋宋以后新出现的词，前人尚未论及。衡之语音转化的规律，是无可置疑的。杜甫既用“造次”这个词，如：

時清非造次，興盡却蕭條。（《奉贈盧五丈》）

也用“取次”这个词，如：

經過自愛惜，取次莫論兵。（《送元二適江左》）

这正与《抱朴子·祛惑》“不可取次也”之“取次”同义。又《酉阳杂俎》载北齐斛律丰乐之歌：“日日飲酒醉，國計無取次”亦此意。此外，可证“迁次”之为仓皇义的，莫近于陈乐昌公主的诗：

今日何遷次，新官對舊官，笑啼俱不敢，方驗作人

难。（《本事诗·情感》）

这是乐昌公主对着新主杨素与故夫，而感到仓皇，感到为难。与“客裏何迁次”的语意正同。杜甫不是袭用乐昌公主的词汇，而是取之口语，挥洒自如地运用它。稍晚于杜的白居易《感秋咏意》：

炎凉迁次速如飞，又脱生衣著熟衣。

也是急迫的意思。又如《敦煌变文·李陵变文》：

左右闻言皆落泪，将军今日何千次。

岂容独领五千人，战敌匈奴十万骑。

这“千次”也是草率的意思，在《敦煌变文》这种通俗文体中出现是不足为奇的。所以或言取次，或言造次，无所不可。

再如“却回”这个词应该怎样讲呢？

西忆岐阳信，无人遂却回。（《喜达行在所》）

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这样解道：“遂却犹言即便”。不知却回两字组成一词，为唐人常用词语，其义犹言“返回”。把“遂却”连起来讲，便不合杜甫此句的语法结构和用词命意了。杜诗里用“却回”的还有：

汝去迎妻子，高秋念却回。（《舍弟观归蓝田》）

闭户人高卧，归林鸟却回。（《热》）

当然都是返回的意思。白居易《王昭君》里也用：

汉使却回凭寄语，黄金何日赎蛾眉？

张籍《送蛮客》里也用：

知君却回日，记得海花名。

在其他散文里，也出现这个词：

乃留囊首而去，期以却回。（冯翊子《桂苑丛谈》）

又如王谠《唐语林》记有这样一段：

宣平郑相之铨衡也，选人相贺。刘禹锡弟某，为郑铨注潮州尉。一唱，唯唯而出。郑呼之却回。

从这些内证外证看来，杜甫是在运用当时口语里常用的一个词。注者应该会观以见其通，不宜凭臆妄解。

再如“亚”字，唐时诗文中所见，有无新义？是否可据《说文解字》释为“次”？或者用《广韵》之说，解为“相依”？杜诗里用这个亚字的有：

舟人渔子入浦溆，山木尽亚洪涛风。（《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》）

花亚欲移竹，鸟窥新卷帘。（《入宅》）

鬢毛垂领白，花蕊亚枝红。（《徐司录林园宴集》）

看来这几个亚字，都作“低垂”义讲为妥当。白居易一首题为《亚枝花》的最后两句：

还似升平池畔坐，低头向水且看妆。

显然，低头向水，就是解释亚枝的。这正可把“花蕊亚枝红”，作为低垂于枝上而红讲的参证。这在后文《唐诗词汇证杜》一章里将详说之。

杜诗用字，有些是口语中的新义。假如未能明确认识这一新义，对于全句意义便不能很好地加以解释。如

《赠阙乡秦少府短歌》里：

昨夜邀欢乐更无，多才依旧能潦倒。

“能潦倒”这话不好讲，于是有人引《北史·崔瞻传》：“谓容止蕴藉者为潦倒”，说“能潦倒”犹言其蕴藉如故。有人说：“能潦倒当指酣喜淋漓意”。这些解释，都很牵强，总由于不懂得杜甫在这里用的“能”字是“这样”的意思，不是“能够”的意思。张相《诗词曲语辞汇释·卷三·能一》已阐明“能”作“这样”讲，但他在《能五》里，却把杜诗此句的“能”解为“犹只”、“犹徒”。我认为：作“这样”讲，比作“只”作“徒”讲，更与“多才依旧”意贯注，语气也更自然。张相所举张九龄《庭梅》：“芳意何能早”，张继《冯翊西楼》：“北风吹雁声能苦”，都是“能”作“这样”讲的好例。可见“能”作“这样”讲，是通行于唐人口语中的。

二、一些俗字和新义，用来特别显眼

杜甫善于运用俗字和一些词的新义，以显示事物的特征，显得格外鲜活。如“尖”字：

两行秦树直，万点蜀山尖。（《送张十二参军赴蜀州》）

魏侯骨耸精爽紧，华狱峰尖见秋隼。（《魏将军

歌》)

按《广雅·释诂四》：“鑠，锐也”。尖乃鑠之俗字。杜甫大胆地运用了这种俗字，以后唐诗中便用开了，如韩愈的《岣嵝山》和《苦寒》都出现这个尖字。这比“刘郎不敢题糕字，辜负诗中一代豪”的情况，便大不相同。

又如“吃”（喫）字，虽南北朝以来已用此字，如北齐童谣“羊羊吃野草”（《北史·杨愔传》），杜甫却大量运用于诗文中，显得特有风味，如：

但使残年饱吃饭，只愿无事长相见。（《病后过王侍饮》）

临歧意颇切，对酒不能吃。（《送李校书》）

子实不得吃，货市送王畿。（《甘林》）

梅熟许同朱老吃，松高拟对阮生论。（《绝句四首》）

愈风传乌鸡，秋卵方漫吃。（《催宗文树鸡栅》）

用这些吃字，有表示亲切的，如“梅熟许同朱老吃”最明显。有表示直率的，如“但使残年饱吃饭”、“秋卵方漫吃”，能十分贴切说话口气。

杜诗里有些篇章一开头就用问话引出一篇大意，相当惊人。这里须要贴合问话口气，运用口语的词汇最为妥当。如《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》，一开头便用这样两句：

堂上不合生枫树，怪底江山起烟雾！

合字作“应该”讲，底字作“什么”讲，都是唐代口语里的含义。杜诗里用这种含义的地方很多，而此处用来特别耀眼。杜诗用合字作“应该”讲的，还有：

胡为来幕下，只合在舟中。（《遣闷奉呈严公》）

合分双赐笔，犹作一飘蓬。（《老病》）

其他诗篇用底字作“什么”义的，如：

久待无消息，终朝有底忙。（《寄邛州崔录事》）

陶冶性灵存底物，新诗改罢自长吟。（《解闷》）

盘渢鹭浴底心性，独树花发自分明。（《愁》）

花飞有底急，老去愿春迟。（《可惜》）

文章差底病，回首兴滔滔。（《寄陶王二少尹》）

出现底字的频率这样高，可见杜甫着意用此类字了。底具有“何物”或“何等物”的新义，颜师古已说明是唐时口语的现象。（《匡谬正俗·卷六》：“俗谓何物为底。丁几反。”）译为现代语，就是“什么”或“为什么”。至于合字作“应该”讲，在唐人诗文中亦常有。如：

内府珍藏，先朝特赐，既不敢将归地下，又不合留在人间。（《唐语林·文字》）

臣只合决，不合奏。（《唐语林·方正》）

赖得刘郎解吟咏，江山气色合归来。（白居易《忆旧游》）

若遣春风会人意，花枝尽合向南开。（罗邺《叹平泉》）

可见这也是唐时口语里通用的意义。杜甫用此，可说是“未能免俗”了。

很多人都欣赏杜甫《水槛遣心》里善于形状物态的两句：

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。

这里的鱼儿和燕子，都是当代口语里的词汇，用来格外亲切。杜甫别的诗里也有这类词汇：

鹅儿黄似酒，对酒爱新鹅。（《舟前小鹅儿》）

雁儿争水马，燕子逐樯鸟。（《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》）

熟知茅斋绝低小，江上燕子故来频。（《绝句漫兴》）

鱼儿鹅儿雁儿，指小鱼小鹅小雁，暗寓爱惜之意。燕子也是轻小的禽鸟，由于关心它，所以用这种爱称。这可以说运用口语词汇能特别增加诗句的韵味。

三、体现当时语法的词和常用词语

有些近代副词的出现，可以远溯到唐代。在杜诗里就出现过“恰”字：

秋色才深四五尺，野航恰受两三人。（《南邻》）

隔户杨柳弱袅袅，恰似十五女儿腰。（《绝句漫兴》）

径须相就饮一斗，恰有三百青铜钱。（《逼侧行》）

恰似春风相欺得，夜来吹折数枝花（《绝句漫兴》）
这恰字是唐时俗字，用来放在动词前，传写口语里的喜慰情绪最好。也体现唐代语法的一种新特点。

杜诗里所用句末语气助词，有“无”字、“在”字、“得”字，都是摄取当时流行的口语词汇：

江花未落还成都，肯访浣花老翁无？（《入奏行》）
幕下郎官安稳无？从来不奉一行书。（《投简梓州幕府》）
闻君话我为官在，头白昏昏只醉眠。（《因许八奉寄江宁吴上人》）

诗酒尚堪驱使在，未须料理白头人。（《江畔独步寻花》）
恰似春风相欺得，夜来吹折数枝花。（《绝句漫兴》）
蜀酒禁愁得，无钱何处赊。（《草堂即事》）

唐诗中句末所用“无”字，相当于现代语里的“么”字，作疑问词用，如王建《宫词》“拾得从他要赎么？”又如白居易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（《问刘十九》）就是“能饮一杯么”。

“在”字“得”字用法相同，是表示嗟叹的语气助词。“诗酒尚堪驱使在”，犹言“诗酒尚堪驱使呢”。“恰似春风相欺得”，犹言“恰似春风相欺呢”。诗里用口语的句末语气词，更足以传写说话的语气。

杜诗和一些唐代诗人一样，在诗里经常出现某一些口头常用的副词，如“浑”、“漫”等：

巴童浑不寝，半夜有行舟。（《十六夜玩月》）

翠衿浑短尽，红嘴漫多知。（《鹦鹉》）

更为后会知何地，忽漫相逢是别筵。（《送路侍御入朝》）

当时口语里以“浑”为“全”，以“漫”代“徒然”、“随便”、“枉自”。经常这样说，杜甫自然也会信手拈来，以之入诗的。

又如“遮莫”作“尽教”用：

久拚野鹤如双鬓，遮莫邻鸡下五更。（《书堂饮既夜，复邀李尚书下马》）

再如“若个”“若为”作疑问辞，等于“哪处”“哪个”“那堪”的意思：

秋色凋春草，王孙若个边。（《哭李尚书》）

长安若个畔，犹想映貂金。（《哭李常侍》）

幸不折来伤岁暮，若为看去乱乡愁。（《和裴迪送客逢早梅》）

还有“赤憎”“生憎”之类，显然都是口语里特有的表示好恶的词语：

赤憎轻薄遮人怀。（《风雨看舟前落花，戏为新句》）

生憎柳絮白于绵。（《送路侍御入朝》）

在描写事物的声音形态方面所用的词，多取之口语：

河梁幸未拆，枝撑声窸窣。（《自京赴奉先咏怀》）

这个“窸窣”，是形状细碎的声响。可从他人著作中用